

不平靜的平安夜

冬至下午，我忽然覺得臉熱，測了個體溫：三十八點六攝氏度。測抗原，兩道槓！我竟然有一種靴子落地的感覺——疫情三年了，我終於在二〇二二年底，用這種方式與時代「同呼吸」了。

兩天後是平安夜，同事們幾乎全部陽了，而且都是新鮮「出爐」的小陽人，個個都熱辣辣地燒着。我的微信朋友圈裏，南方與北方的熱鬧與冷清對比鮮明。北京的朋友似乎個個都是「楊康」，有的晒在辦公室熱火朝天地加班，有的外出就餐排位動輒要等五十桌以上，有的在Shopping Mall俯拍出入人山人海的照片——大江南北的朋友們紛紛到下面排隊留言：濟南一半躺平、深圳一半躺平……

深圳的朋友在晒什麼？前兩天取消私房菜改訂聖誕蛋糕的孕婦同事發來了一個水銀柱停留在三十九攝氏度的溫度計，看來節日的儀式感不得不放棄了；另一個孕婦同事拍了一個蒸鍋上的橙子，此時她身上發冷、喉嚨疼得像吞刀片；前幾



人生在線
豐豐

天還在辦公室瑟瑟發抖奮戰的IT公司女白領，此時已經晒起了抗陽妙招、隔離餐；還有更多人在碎碎念——「平安夜不平安，高燒中」、「不幸還是沒有跑進決賽圈」（網友戲稱能最後堅持陰性的是「冠軍」）……

二十三日深圳單日感染率達較高單位數，繼續以驚人的速度在增加。有人分析了京滬深的人口密度，其中深圳人口密度極高，所以深圳的感染率恐怕會繼續飆升。

雖然從南到北對這一輪疫情體驗各不相同，但我在內地的絕大多數親人朋友是在這一輪變了「羊咩咩」，可謂二〇二二年的共同體驗、集體記憶。這段時間，往日聯繫少的遠方的朋友也發來問候，深圳的朋友主動說有藥可以共享，同事們更是每天關心我和家人的健康狀況再談工作。

這些點滴都讓我明白，我們都是大時代裏的小人物，關鍵時刻的抱团取暖才能一起共渡難關。

每一段經歷都有意義，希望大家照顧好自己，度過這一輪高峰！

對餘暉揮桿



市井萬象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年初所有體育場所關閉，市民想方設法做運動。高爾夫球初學者Kelvin於疫情前在高球場練習，但自體育場所關閉後無從繼續練習。他見過一些高球愛好

者在公園的草地練習，但會被驅趕。後來有一次他上飛鵝山觀賞日落，恰巧車上有高爾夫球桿，他便對着日落的維港揮桿。那一次揮桿令他頓覺把疫情下的壓抑一揮而去，下山時無比

舒暢、思想也樂觀了。自此他喜歡在山頂上重複揮桿的動作，他說做運動就是為了減壓，去哪裏也一樣，現在他可以不花錢去高球會。

圖、文：遂初

風雪養

舊時在鄉間，每每下了第一場霜，祖母都要到田間去摘那些被霜打過的紅薯葉。這樣的紅薯葉一改墨綠，被夜裏的風霜打成了灰褐色，軟踏踏的。然而，恰是這樣霜打之後的紅薯葉才是美味。在下羊肉雜麵條的時候，它簡直比羊肉還重要，一把霜打的紅薯葉放入其中，與麵條咕嘟成一鍋子糊塗麵的狀態，盛在碗中，皖北人把這種羊肉雜麵條稱之為「上筷子抹」，黏稠酣暢的糊塗麵，一兩片開盡風霜的紅薯葉，才是這個冬日裏最飽滿深沉的滋味。

猶記得少年時，冬日的雪下得大，簡直可以稱之為「盛大」。雪齊膝蓋深的時候，母親會到田間去拔幾棵大白菜。母親常說：「經過一場雪凍過的大白菜，菜心深處有甜絲絲的味道，這樣的大白菜與豬油渣、粉絲一起炒，味道鮮掉人的天靈蓋。」所以，每逢冬日，母親就會故意在菜園裏留一兩棵大白菜，然後等一場雪落。大白菜也不可久凍，經一場雪即可收到室內，否則也能凍壞。這就好比人的一生活終究要經歷一些「霜雪」，但不可屢次經歷，否則，會有黯然神傷的風險。母親保護那些白菜，也在恰好。

今晨醒來，看好友徐立新先生的回憶文字——

我家菜園旁還有棵松樹。冬天一到，松針便不時地落下來，有些飄落到菜園裏，停在蔬菜叢中，與



人與事
李丹崖

葉瓣、菜心、梗幫黏在一起。母親拿着這樣的蔬菜去街上賣，反而更受歡迎。買主們都喜歡吃地養、天養、霜露養、風雪養的菜，享受那份本味。

好一個地養、天養、霜露養、風雪養！源於自然，緣於自然，自然於然也會得到自然界中人的喜歡。這話，說起來有些拗口，但意思確實是這麼個意思。

早些年，到了臘月，鄉下人都會囤積一些柴火。那些柴火無需放在柴房，而是用小鏟子劈好之後，呈「井」字狀碼在院子裏放着。少年時，我不懂為啥不放在屋子裏，祖母告訴我：「新劈好的柴火，還有一些水氣在，青氣在，菌氣也在。需要在院子裏，被光曬一曬，被風吹一吹，被雪壓一壓。這樣才耐燒，做出來的飯菜才香。」少年時，鄉間都是地鍋，灶膛裏燒着的是被風雪吹過壓過的柴火，嘶嘶地吐着火舌，純粹而旺盛，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形容這些火苗，只想到了武俠小說中的「爐火純青」一詞，這說的是人的功夫練到家了，如今，年屆不惑，我感覺它更像是人到中年的樣子。

紅薯葉、大白菜乃至柴火都需要「風雪養」，風雪是一場智慧的篩子，在天地間，「養」成眾生，化育萬物。今冬，疫情仍在，期盼的一場風雪，也滌蕩一些天地間的濁氣，讓天地人多一些安康與豁然。

如是我見

海龍



一九七七年早春，上山下鄉第三個年頭，正在田頭挖渠的我居然有城裏客人來訪。鄉下人除了逢年過節來親戚，很少有外人探訪。一個莊誰家來個外人是件大事，所以我的客人被一群孩子直接帶到了田裏。來找我的是市裏水泥廠工會幹部黃大哥，我的一位書畫朋友。他剛從西安出差回來，給我帶來了幾個「昭陵六駿」紀念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六駿」。

昭陵六駿的故事刻在了我的心裏。後來去西安碑林，我見過了四駿，也知道其他二駿被倒弄到了遙遠的美國費城。不知道何時能得一見。

歲在荏苒，其後我定居紐約；想來慚愧，費城離我不遠，但三十多年間我去過費城多次，竟無暇一顧。費城二駿被藏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我有晚輩在賓大工作屢次邀我參觀，近來終於成行。賓大博物館規模宏闊，收藏文物一流，計有史前文明和埃及巴比倫象形文字碑、雕塑和文物，是世界博物館的一座重鎮。而它的鎮館之寶是昭陵二駿。

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皇陵的鎮墓寶。唐朝靠武力開國，故特別重視馬上武功。自唐高祖李淵就崇拜寶馬，李世民更是注重國防、文治武功和軍備。所以整個唐代對好馬的重視超出今人的想像：那時候的騎兵和馬上設備就是戰鬥力和最重要的威懾性武器，堪比今天的坦克和戰鬥機；它決定着戰爭的勝負，絕非今天的競技比賽和寵物之類可同日而語。

唐太宗的六駿各有名字也各有故事。它們都是戰鬥英雄而且有卓著的歷史，唐太宗生生死死緊繫着它們，所以死後也讓他們伴陵。遺憾的是，這些珍貴的文物和紀念品竟被盜賣到了異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痛和疤痕。金石學家羅振玉在其著作《石交錄》中記載袁世凱之子袁克文令文物

商人將昭陵六駿運往涇上村，文物商因石體重大不便，先將颯露紫、拳毛騧二石剖而運之。袁克文「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但這被剖碎的二駿還是被輾轉以十二萬五千美元的價格賣給了賓大。

從見過的駿馬浮雕可見，這些馬的形象非常寫實。唐太宗愛它們入骨，六駿皆當過唐太宗坐騎而且跟他出生入死甚至救過皇帝的命。為紀念這六匹戰馬，李世民令工藝家閻立德和畫家閻立本（閻立德之弟）用浮雕描繪這六匹戰馬於自己陵前與自己生死廝守。西安碑林四駿國人大多見過，費城兩駿遠離祖國，我特意在這次開館第一時間就前往瞻仰。

博物館專門為二駿開闢了一間有透明天棚的巨大圓形展廳，雖則展地空曠恢弘，但這兩匹寶馬自帶氣場，它們幾乎第一眼就牢牢攫住了我的目光。這兩匹寶馬的名字是拳毛騧和颯露紫。它們體型巨大宛若真馬，雄赳赳且目光炯炯有神，形象非常寫實。從其石刻形象上看，拳毛騧屬於蒙古草原馬系，它頭大鼻高，身體勁強、蹄大善跑。據說唐太宗騎乘它平叛時它曾身中九箭而英勇救主。其名「拳毛」音源於突厥文Khowar，是一個位於今新疆喀什庫爾干以西和巴基斯坦最北部之間出名的小國名。李世民曾為它題讚曰：「月精按響，天駟橫行。孤矢載載，氛埃廓清。」而颯露紫外觀高大魁偉，頭小臀肥，腿骨勁挺，屬於古代裏海地區亞利安馬

種；李世民征王世充時騎乘過它，它曾經胸前中箭。這匹馬的浮雕上正是一位武將為它拔箭的畫面。「颯露」的突厥語讀音為「isbara」，乃「勇健者」之義，常被突厥人用作領袖的榮譽性稱號，所以此名乃「勇健的紫駿」。李世民讚它曰：「紫燕超羣，骨騰神駿。氣響三川，威凌八陣。」

觀摩了很久，我仍然戀戀不捨。看着這兩匹孤獨遠離家鄉的駿馬，心情有些悲愴。它們曾經跟唐太宗出生入死而且又在墓畔伴隨主人一千多年，卻被不肖子孫協同盜賊將之攜離故土孤獨地跟世界各地史前文物聚於一隅。它們可曾感到孤獨，可曾憶到唐時金戈鐵馬歲月？可曾期盼回歸同儕團圓為「六駿」？——文物是有靈魂的。它們有自己的悲歡離合和命運，也有難以言說的死生契闊和冥冥中的緣。否則，何以世上那樣多的文物、金字塔、象形文字、青銅器、古瓷和恐龍化石都星散各地難以聚合；它們的祖國和誕生地都在仰首翹盼它們的回歸……

二駿回家的路還很長。博物館學和文物回家是個大課題，牽涉到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明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是，即使不能回歸，二駿能否回娘家讓苦盼的家人看看？現代的科技和高仿真技術雖然能做出完美的仿品，但仿品沒有氣場，假文物沒有靈魂。大家敬畏的是真的二駿，因為它們呼吸過唐朝的風，挾帶着千年歲月的年輪和我們對文明的敬畏。



▲賓大博物館展出的颯露紫（左）、拳毛騧。
作者攝

梅州探柚

深秋，我來到梅州遊覽，其間想買些柚子。

梅州四面環山，是柚子的主要產區之一，盛產優質的沙田柚和蜜柚，買柚子按說易如反掌。這種我自小愛吃的水果，耐生易長，兒時調皮，食柚後將柚核丟棄在土中，只要些許覆蓋，柚核不經意就會在濕潤溫暖的環境拱出嫩芽，有心人移入花盆，加以侍弄，掛果後自成一景。所以，柚苗是兒時印象最深的果苗。

乍到梅州，鮮見水果店有擺賣的柚子，着實出乎意料，柚子都去哪裏了？或許，還在柚樹上吧，於是，打道郊外，探訪柚園。在葉劍英元帥故居所在的雁洋鎮虎形村，經人指點，我朝附近的柚園走去，途中一溜溜農舍、水塘、菜畦、禽圈，翁翳的木瓜、香蕉、龍眼林子蔚然成片。再往前探尋，喲，好大一片柚林！剛來了興頭，隨即又詫異了，滿眼墨綠不見黃，柚枝上不剩幾隻柚果，比棄在樹下破損的果還少，顯然這片柚林已經採摘過了。此時林中無人，寂靜空落，唯林中的鳥兒嘍嘍喳喳撩人。

周邊溜溜亦然，不免有些惆悵。遇到兩位客家妹子，提及柚子，妹子相視一笑，說，我

們梅州九月收蜜柚，十月收沙田柚，鎮裏的沙田柚剛收完，被果商拉走了，叔，你來晚一步，到山上去吧，那裏的柚子收得遲，不會讓你失望的。說罷，咯咯咯笑得甜。

客家妹子的話間接解答了對市面少柚的疑惑，對收柚未盡也作了肯定，我心裏踏實了。翌日晨，搭車往更遠的「雁南飛」茶山而去。一路上，窗外柚林片片，柚子仍然寥寥，我不為所動，一個多小時車程，來到茶山下。這裏的環境作了美化，開闢成度假的景區，和附近名為「橋溪古韻」的古村落連為一體，之所以叫「雁南飛」，喻客家人北雁南飛「根」的理念。坐電瓶車上了盤山路，在一處茶室停下，



▲山中柚園內柚子壓枝頭。
作者供圖

居高遠眺，小憩片刻，品了自產的烏龍茶，淳香潤口。再下到順山勢綿延的茶叢，一籠籠疊翠迭加，從高處瞧，如一根根彎曲整齊的梳齒……

兜轉了一會，拍些照，然後徒步下山，不再乘電瓶車，為的是去車開不到的地方尋幽探柚。功夫不負苦心人，拐進山腰一條岔路，覓得一片柚園。隔着圍欄，隱約看到許多柚子掛在樹上。柚園柴門坐着一位老漢，花甲歲數，身邊擺了兩筐黃澄澄的柚子，見我來，說，買柚子吧，很甜啊。我沒接話茬，在圍欄邊折返張望，問，能進去看看嗎？飽經世面的老漢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答道，進去要看買柚子。

老漢這一招促銷術挺靈，使人欲罷不能，只能隨着他，何況我正想買柚呢。進了柚園，一行行柚樹栽在梯田似的斜坡上，柚子真多啊，一隻隻圓滾滾壓彎了果枝。微弱的陽光從葉隙枝間照進，外表若金的果實，枝虬葉挺的樹形，頓時鏗了一層鎊光。我小心翼翼地，貓腰從枝下過，稍不留神，就可能頭碰果。身旁的老漢向我介紹：柚皮略粗淡香，葫蘆頂，金錢肚的是口感清甜的沙田柚；柚皮光滑金黃，鴨梨形狀的是甜酸的蜜柚，蜜柚又分紅肉、黃

肉、白肉三種，皮色可辨。我請教他：怎樣挑選到好柚子？答：除了外觀沒有破損，乾癟，要用手掂掂重量，重的柚子皮薄肉厚，輕的柚子皮厚肉薄，聽了獲益匪淺。樹下觀柚，無所遮擋，拍個痛快，滿足了我的心願。臨別，我買了兩隻柚子，老漢三幾下幫我剝去一隻紅蜜柚的皮，我把一片晶瑩飽滿的柚肉放進嘴，那真是甜中帶酸，汁多爽口，生津開胃呀。

吃罷，我把剝下的柚皮帶走。依我看，柚子的精華不僅在果肉中，還藏在柚皮裏，一張柚皮，就是一個上好的菜。物質匱乏的兒時，家裏的柚子皮捨不得扔，勤儉聰巧的舅婆拿來做菜。用燒紅的烙鐵吱吱咯咯去柚皮表層，在清水中浸泡半日，除去焦軀，洗淨瀝乾切塊，待炒鍋油熱時倒入柚皮，武火爆炒，再放少許剔下煎好的土鯪魚肉條或整副魚骨，加湯上蓋用文火咕嘟，過一會掀蓋，加蔥段鹽料翻炒，就可以上盤了。這時，燒入味的柚皮吸滿魚鮮，含着果香，甘美無比，又好吃又經濟，一直是我家的傳統菜，陪伴我們長大。

把梅州金柚帶回家。睹物思昔，早已故去的勤勞舅婆，熱情開朗的客家妹子，頭腦活泛的賣柚老漢，個個形象鮮明，浮現眼前……



繽紛華夏
霍無非